

足球王國之再生

作者: Eric Wong

Powered by [紙言](#)

1

完場的哨子聲終於響起，但從四方八面看台傳出的不是歡呼聲或鼓掌聲，而是如雷貫耳的噓聲，和夾雜著大量英語粗口的漫罵聲。這場世界盃八強大戰的執法球證和旁證晃如竊賊般的掩蓋著雙耳偷偷溜走。而那隊帶著不光彩兼損兵折將慘勝的巴西國家隊的眾球星們也不敢沾光逗留，立刻龜縮回更衣室裏去。

流出滿載光榮和驕傲眼淚的明叔，從褲袋裏掏出手機，打開了各大世界盃討論區的網站，走到草坪中把手機逐一傳遞到每位經過百二分鐘激戰後一下子無法承受人為性飲恨，從而咬牙切齒不忿痛哭的球員們。

“不要再哭了，你們看，網友都是不分國籍的一面倒支持我們。他們心清眼亮的看到那個十二碼根本是枉判，尼亞根本是插水，但球證想也不想就指著十二碼點，大家都心知肚明是什麼一回事，記住這就是足球的一部分，我們始終是要接受的。”雖然說得輕描淡寫，但明叔著實難掩激憤心情，眼臉正抽搐著。

他深深吸了一口氣後想再補充，但一大群記者已經重重包圍著整枝球隊，當中一位女記者淚流滿面，聲音抖動的问道：

“你怎看那球十二碼，我們多番翻看片段，根本沒有任何球員踢跌尼亞，我相信現在全港市民也很替你們不值！”那女記者越說越激動，逐漸失去了新聞從業員應有的客觀性。

“我剛跟戰友們說過，這是足球的一部分。你看歐洲四大聯賽又好，日職聯又好，不是經常性有這樣的情況嗎？而這一次，相對於當年我們的獅子山隊在中超時，已經算是很文明了！”

記者們心神領會的笑了起來，大家清楚那是甚麼一回事。

“無論如何，我們已經創造了一個又一個的奇蹟，年前我們在亞洲盃總決賽那場世紀大戰使得戴次偉等日本黃金一代球員陣腳大亂。我們的黃業，蔡志忠等球員已經成為曼聯，巴塞的正選主力了，他們的週薪比許多公司高層的年薪更高，現在更昂然打進了淘汰賽階段，分組賽沒輸過一場，現在也只是輸給多打了一個球證的巴西國家隊。回想五年前香港隊的世界排名還只是一百五十過外。我們已經贏了很多很多，進入四強與否已經不再重要，我們應該要為這班天才兼盡了二百分努力的球員熱烈地鼓掌和感到驕傲”

現場掌聲再次雷動，鼓掌的除了在場的中外記者之外，還有一大群還未離場的他國球迷，紛紛豎起了手指，或者喃喃說著great job等稱讚話語。

驟眼看現場的情景，真的會使人以為今場的勝利者是香港隊，不過在某程度來說，港隊確實贏盡了全球的口碑和人心。

久久不能平復心情的明叔橫躺在下榻酒店房間的睡床上，沒法入睡。五年來的往事更一幕一幕地再度浮現.....

2

活像個大熔爐的維園硬地足球場上，一班小伙子們無懼酷暑，分別穿上了德國和巴西國家隊的球衣拚個你死我活，豆大的汗水無法冷卻他們的較量決心，那些驟耳聽來狂野的，偶而夾雜著粗話的高喊投訴著某某隊友怎麼不傳波過來給我射門之類的典型球場語言響徹了整個維園，令本來已經是高溫難耐的周遭環境更是火燙，迫使得人們屏息著喘不過氣來。

被那高高掛在頭頂上的太陽照射得近乎把生蛋煎熟的球場側邊的小看台，一位身型略胖，穿著短袖白色Polo

T恤，深綠色短褲的中年漢子，跟那班小伙子一樣的不懼怕那個像要把世上所有人煎乾似的烈陽，時而靜靜的端坐在那反射著刺眼日光的椅子上看著球員思量著，時而手舞足蹈，偶而還喃喃自語。當看到本來應進但最終進不了球的時候，更會像融入了球隊般的忘形地，咬牙切齒地說了大堆粗話。那邊廂的球員不知是否過於投入賽事，或者是已經見怪不怪了，對他的激昂舉動毫不理會。

“你們這班飯桶完全不懂組織，一味浪費氣力，明明那個十號仔已經醒目地引開了後衛，但那八號仔還像一舊飯般的雞手鴨腳不懂走位，你們究竟懂不懂踢球？”

“他越說越激氣，更走到場邊不斷的指手劃腳，嚴肅神情活像英超車路士領隊摩連奴一般。

“大叔，我們怎樣踢球關你X事！”一位正穿著巴西七號球衣，六尺昂藏的球員終於忍不住反唇相譏，更衝前有所動作，其他隊友意圖阻止，但那意氣的一拳已經打出了.....

3

“蓬！”六尺少年的一拳打了個空，旋被那個矮他近一個頭的中年漢輕輕一推，少年立刻失了平衡，摔倒在地上。

“你連馬步也不穩還學人打架，幸好我現在收了火，如果換著以前的我，你一定被抬進醫院”這句充滿挑釁意味的話，燃起了旁邊其餘球員的怒火，粗話立即連珠砲發，並團團圍住那中年漢。

“怎麼？又想打架？我從小打架打到大，我會怕你們麼？放馬過來吧”中年漢更雙手握拳，分開了雙腿一前一後的擺了陣式。兩位效力“德國隊”分別穿十號和七號球衣的小伙子立刻分隔開“巴西隊”和中年漢，以免局面惡化。

“大叔，請你再不要多管閒事吧！我們趁暑假來踢踢球輕鬆一下，但是你的指指點點掃盡我們的興，現在你還出手傷人，請你現在離去吧！否則唯有報警”那德國隊十號儘管說話神情顯得十分彬彬有禮，但最尾一句的輕描淡寫倒反把那中年漢震懾住。

“我不是來撩交打的，但剛才看見你們踢得真的很不濟。只懂盲目地追著皮球，白白浪費了大量氣力，又不懂走位，替隊友製造機會，只自顧自地進攻。要明白足球是群體運動來的。你們那班穿著德國球衣的，應該知道德國隊的成功之處，就是那種機動團結性吧！”中年漢的語氣雖然遠比先前平和，但仍依舊保留著濃厚的批判味道。

“大叔，我們來這裡只是玩玩，不需要那麼認真，給我們那麼大壓力吧！”剛才被大叔摔倒的六尺球員仍然有些不悉，反覆撫著剛被摔痛的屁股，急不可待的反駁。

“玩玩？現在香港足運，以至整個香港經濟環境的衰落，就是源於你們這種得過且過的心態。你們既然願意在這三十多度的氣溫下踢球，即代表你們喜愛這運動，既然是真心的喜愛，怎麼不花多點心機去鑽研？踢好一點？”

球員們明顯對他的“教誨”嗤之以鼻，更頻頻傳出了呵欠聲。

“不要再理會這個怪人吧，快要交場了。”此話一出，各球員立刻奔回球場再度撕殺。他們完全沒有嘗試引證一下剛才大叔的批評是否真確，依樣的亂七八糟毫無組織地踢球。

大叔很感嘆，很無奈地搖著頭，之後接過一來電後，帶着失望的神情離開了維園.....

4

明叔純熟的從車後門擠上了往跑馬地的電車，還飛快的跑上了上層，好不容易才鑽開了丁點的站立空間，相信沒有人會想到一位富甲一方的人會和平民百姓一同擠擁在古舊悶熱但便宜的電車廂裏，而且還毫不貪圖短暫的坐下，面前的兩位菲傭離開椅子準備下車，但他卻滿有風度地讓身邊兩位看來比他年輕的婦人坐下。

剛才與那班踢球少年人衝突的餘燼已經完全熄滅了，他心裡只默默期盼著將要到的那個自己非常熟悉，但又同時使得他肝腸寸斷的地方。正常來說，一般人會儘量避免再到這些觸景傷情的地方，但他偏偏要每個星期起碼要到一次，他深信那次意外絕對不是偶然。

下了車後，如常的走到成和道那幢單幢式大廈，站在對面馬路呆呆的發愁。

這幢大廈曾幾何時賜與他無窮財富，高峰時期擁有過八個不同面積的單位。除了保留兩個單位作長線收租之外，其餘都是短炒摩貨獲利。在精準眼光加上運氣的幫助下，他幾乎沒有虧個本，這裡絕對是他的福地。

三年前，用作放租的其中一個單位的租客拖欠了多月租金，於是乎他的亡妻Sammi抽了十一月深秋的其中一晚空去，打算上門催租。

這大廈已經建好了超過四十年，而閣樓跟香港很多物業一樣，外邊築起了一道厚厚的，不知是否有合法圖則的簷牆，而經過數十年的寒暑加上日久失修，不少混凝土已經相繼塌下，赤裸裸的露出內裏縱橫交錯的鋼筋。

而那個秋風秋雨的晚上，一塊接近一輛巴士長度，估計數噸重的石屎，不偏不倚地塌下來，砸中正往追租，還是花樣年華的她，倒臥於血泊不久已化為亡魂。

明叔追憶起與她的初約的情景，某天的初夏，他鼓起勇氣，戰戰兢兢地邀約比自己年輕二十五載的她到大尾督，玩那個只屬於自己，卻絕不是她年代潮流的“爬艇仔”。起初還害怕她會嫌這玩意太老套，但最終是出乎意料地深深吸引住她，使得她先是好奇，之後著魔地跟他學習撐艇。而明叔純熟的撐船技術和專注認真的神情巧妙地奪取了她的芳心，自始兩人如膠似漆，形影不離。

那一天在石澳海灘，已有經濟基礎的他出奇不意地從背包掏出了一顆閃亮晶瑩的大鑽戒，不待她應允就套上她的無名指，之後從石堆中拿起一支不知道何時收藏好的木結他，自彈自唱張國榮的“為你鍾情”，儘管是五音不全，但最終她還是欣然地選擇跟隨了他的姓氏。

不過，這幢曾經給他帶來豐厚利潤的物業，卻又諷刺地奪走了他的最愛。

他漸漸明白到這是個因果報應.....

在處理太太的身後事時，因緣際會地結識了來自台灣的慧雲法師，經過他的佛理熏陶後也開始潛心鑽研佛理和誦經，過程中漸漸領悟到太太的離去不是純粹的意外，而是他先前貪婪所付出的代價。

他跟香港眾多樓房炒家一樣，無窮兇狠地，毫無憐憫的把樓價托得如外太空銀河般的高。不少年輕人節衣縮食地儲蓄，夢想有個小小的安樂窩作為與至愛另一半雙宿雙棲。但是炒家們的自私卻斷送了他們這些卑微和普通不過的願望，樓價的升幅遠高於年輕人們的薪資調整。而地產發展商又會有默契地參考炒家們的溢價，從而定立猶如獅子吃鹿般獸樣的價目表。

明叔覺悟到自己的私利已經葬送了無數年輕人們的前途，幸福和希祈。而太太巧合地葬身在這代表著他的兇悍的單幢樓門前正正是他開始要承受果報，那肯定是天譴。

洗心革面的他除了每天誦經吃素之外，也不斷想著如何去贖罪。先前已經成立了一個慈善基金去幫助一些住板間房的貧窮人仕和露宿者，但他仍然是覺得極不足夠，務要幹更多，更徹底之事情。

這陣子還泛起了一個意念，就是他先前所得的錢財既然是掠奪自無數年輕人的福祉，不如就全部奉獻出來，去幫助年輕人尋回和達成他們的夢想，起碼會心安理得一點，也能減輕自己的罪疚感。

但一下子還未能想出實質的計劃來。

這晚是本年度馬季最後一次夜馬賽事，明叔經過一輪的沉思默想後，漫步到近在咫尺的馬場，除了為自己的愛駒“知足常樂”打打氣之外，順便探探他的一位好朋友。

“知足常樂”是他最近購入的新馬，先前出賽兩次皆獲全勝，現在已經升上了第三班。而之前兩次獲勝的所有獎金和彩金，明叔遵守了對自己的承諾，全數撥到他名下的慈善基金。

“哈哈，我特意來替你愛駒打氣，你看我買了五萬元win，千萬不要讓我失望啊！”羅榮急不及待向剛進廂房的明叔展示彩票。

羅榮正是明叔認識於微時的好友，本身是本港一著名地產發展商的主席，另外也是香港甲組足球聯賽班霸南洋的班主。而他同時間也熱愛賽馬，名下其中一匹愛駒“南洋天下”更會與“知足常樂”同場較技。

“這晚初跑千八，我害怕輸光你那五萬，我勸你補注位置對沖好”明叔瞪視著羅榮，揚揚嘴角。

“哈哈，以前你跟我說你的馬一定會贏的時候，結果卻完全相反，但當你說類似今次說的話兒的時候就反而會贏，而且每每是有分頭的。我有心靈感應估到你又會這樣說，這次我不會再中你計的。”

“我是說實話，它早兩天試閘的時間不大理想，昨晚還不斷冒汗，反而你那匹馬狀態不錯，龍精虎猛的，還抽了一檔，對手又不強，再加上由韋伯策騎，看來勝望甚濃”一臉認真的明叔凝視著屏幕直播中的馬匹沙圈亮相，說罷後更立即走到投注窗戶，買了五萬元“南洋天下”的獨贏。

很快到了他們愛駒出賽的第三場的時候，“南洋天下”開跑前成為兩倍大熱門，而“知足常樂”則成為近六倍的半冷。

所有馬迷把目光聚焦在跑道起點，或者馬場中央的大屏幕上，而羅榮看看電算機的獨贏賠率表，不經意的掀起嘴角，微微冷笑。反而明叔則神色木然.....